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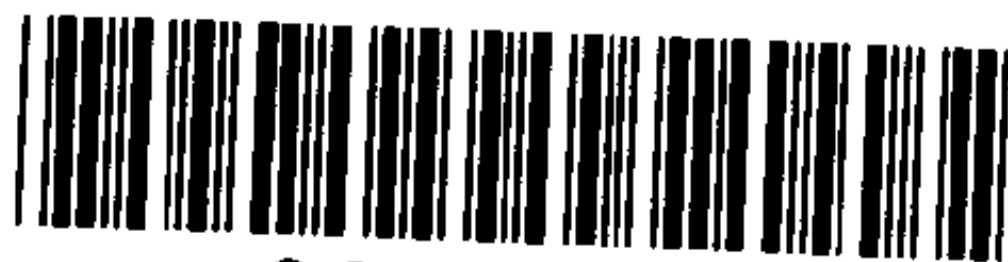
doc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唐〕韓愈著
錢仲聯集釋

韓昌黎詩集釋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989765

989765



卷七

東都遇春〔二〕

少年氣真狂〔三〕，有意與春競。行逢二三月，九州花相映。川原曉服鮮，桃李晨粧靚〔四〕。荒乘不知疲，醉死豈辭病〔五〕。飲噉惟所便〔六〕，文章倚豪橫〔六〕。爾來曾幾時，白髮忽滿鏡。舊游喜乖張，新輩足嘲評〔七〕。心腸一變化〔八〕，羞見時節盛。得閒無所作，貴欲辭視聽。深居疑避仇，默臥如當暝〔九〕。朝曦入牖來〔一〇〕，鳥喚昏不醒〔一一〕。爲生鄙計算，鹽米告屢罄〔一二〕，坐疲都忘記，冠側懶復正〔一三〕。幸蒙東都官，獲離機與穽〔一四〕。乖慵遭傲僻〔一五〕，漸染生弊性〔一六〕。既去焉能追，有來猶莫聘〔一七〕。有船魏王池〔一八〕，往往縱孤泳〔一九〕。水容與天色，此處皆綠淨〔二〇〕。岸樹共紛披，渚牙相緯經〔二一〕。懷歸苦不果，卽事取幽迸〔二二〕。貪求匪名利，所得亦已併〔二三〕。悠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二四〕。羣公一何賢，上戴天子聖〔二五〕。謀謨收禹績〔二六〕，四面出雄勁。轉輸非不勤，稽逋有軍令〔二七〕。在庭百執事〔二八〕，奉職各祇敬〔二九〕。我獨胡爲哉〔三〇〕？坐與億兆慶〔三一〕。譬如籠中鳥，仰給活性命。爲詩告友生〔三二〕，負愧終究竟。

〔二〕元和五年庚寅。

〔魏本引韓醇曰〕元和五年春作。

〔王元啓曰〕篇中有「幸蒙東都官，獲離機

與窅」之語，似是初赴東都時作。其曰遇春，蓋三年之春。

〔補釋〕王說非是。此詩篇末有云：

「謀謨收禹績，四面出雄勁。轉輸非不勤，稽逋有軍令。」蓋謂元和四年冬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

反，朝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以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吐突承璀爲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

使，諸鎮遷延不進，師久無功，故詩語云然，自是五年春作。若在三年春，則時方無事，西蜀劉闢

之亂，早於元年秋討平，詩語將無所指矣。「獲離機窅」句，乃追敘之筆，無庸泥煞爲初赴東都時

作也。東都，見卷一贈河陽李大夫注。

〔三〕〔舉正〕閣本、范、謝校作「直狂」。

〔考異〕「真」，方作「直」。

〔三〕〔舉正〕杭、蜀同作「靚」。郭璞曰：「靚，粉白黛黑也。」選曲水序有「靚裝藻野，袂服縹川」，上

下語皆用此也。

〔考異〕「靚」，或作「艷」。

祝本、魏本作「艷」。廖本、王本作「靚」。

〔補釋〕

靚，粉白黛黑也。上林賦語。

〔四〕〔朱彝尊曰〕雖亦生割，然玩之有味，不爲生硬。

〔五〕〔考異〕「噉」，或作「噉」。廣韻：「噉，噉食。」

〔六〕〔何焯曰〕昔之遇春若彼。

〔七〕〔祝充注〕評，音病，評量。廣韻：「平言也。」

〔八〕〔舉正〕「腸」，閣作「腹」。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九〕魏本、王本作「暝」。祝本、廖本作「暝」，誤。

〔一〇〕〔顧嗣立注〕杜子美詩：「朝光入戶牖。」

〔一一〕祝本、廖本、王本作「鳥」。魏本作「烏」。

〔一二〕〔舉正〕校本一作「屢告罄」。〔補釋〕詩毛傳：「罄，盡也。」

〔一三〕〔何焯曰〕今之遇春若此。

〔一四〕〔魏本引樊汝霖曰〕李習之狀公行云：「自江陵掾入爲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譖公，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此公所以有「獲離機穽」之語。〔補釋〕後漢書文苑趙壹傳：「機穽在下。」

〔一五〕〔方世舉注〕記樂記：「齊音敖辟喬志。」

〔一六〕祝本、魏本、廖本作「弊」。王本作「避」，誤。〔補釋〕楚辭七諫：「日漸染而不知兮。」馮衍顯志賦：「知漸染之易性兮。」

〔一七〕〔方世舉注〕詩采薇：「靡使歸聘。」〔朱彝尊曰〕「東都」數語，頗拙滯。

〔一八〕〔魏本引洪興祖曰〕河南志云：「洛水經尙善、旌蓋二坊之北，南溢爲池，深處至數頃，水鳥洋泳，荷芰翻覆，爲都城之勝。貞觀中，以賜魏王泰，故號魏王池。」〔方成珪箋正〕洪注：「蓋」當作「善」。

〔一九〕〔舉正〕「縱」，蜀本作「從」，謝校同。〔考異〕「縱」，方作「從」，或作「泛」。

〔三〕〔考異〕「此」，或作「比」。綠淨，見卷三題合江亭注。

〔三〕〔方世舉注〕杜甫詩：「渚蒲牙白水荇青。」釋名：「布列衆縷爲經，以緯橫成之。」〔何焯曰〕略點春景。

〔三〕〔考異〕「取」，或作「最」。〔補釋〕禮記大學陸德明釋文：「皇云：「進，猶屏也。」

〔三〕〔舉正〕唐本、蔡、謝校作「已」。〔考異〕「已」，或作「以」。祝本、魏本作「以」。廖本、王本作「已」。

〔三〕〔舉正〕杭、蜀同作「落落」。陸機歎逝賦：「親落落而日希。」曾本作「落魄」，恐非。〔魏本引孫汝聽曰〕論語：「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爲魯上卿，孟氏下卿。〔朱彝尊曰〕此段卻寫得有姿態，且轉折亦多。

〔三〕〔何焯曰〕推開。

〔三〕〔考異〕「績」，或作「蹟」。祝本、廖本、王本作「績」，魏本作「跡」。〔補釋〕僞古文尚書大禹謨傳：「謨，謀也。」〔方世舉注〕左傳：「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何焯義門讀書記〕商頌：「天命多辟，設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公詩用此爾。鄭箋謂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川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

〔三〕事見題注。〔方世舉注〕廣雅釋詁：「逋，遲也。」〔朱彝尊曰〕以下涉粗硬。

〔三〕〔方世舉注〕書盤庚：「百執事之人。」

〔五〕〔方世舉注〕書臯陶謨：「日嚴祇敬六德。」

〔六〕祝本、廖本、王本作「胡」。魏本作「何」。

〔七〕〔補釋〕偽古文尚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

〔八〕友生，見卷五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注。

〔集說〕

朱彝尊曰：興致頗豪，但覺未渾然耳。

感春五首 〔一〕

辛夷高花最先開〔三〕，青天露坐始此迴〔三〕。已呼孺人憂鳴瑟〔四〕，更遣稚子傳清盃〔五〕。選壯軍興不爲用〔六〕，坐狂朝論無由陪〔七〕。如今到死得閒處〔八〕，還有詩賦歌康哉〔九〕！

〔一〕〔魏本引韓醇曰〕元和五年春分司東都作。

〔二〕〔王元啓曰〕公以元和五年由都官郎拜河南令，是詩未爲河南令作，觀元稹乞花詩祇稱韓員外家可知。

〔三〕〔考異〕「高花」，或作「花高」。〔舉正〕唐本、謝校作「高花」。以末章「辛夷花房忽全開」言之，

則高花爲是。何遜詩有「巖樹落高花」，曾子宣詩亦有「辛夷吐高花，衛公會手植」，前輩皆見舊本也。祝本、魏本作「花高」。廖本、王本作「高花」。〔魏本引洪興祖曰〕辛夷高數丈，江南地

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胡仔曰〕余觀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春樹高，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

〔三〕〔蔣抱玄注〕後漢書周舉傳：「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方世舉注〕漢古八變歌：「故鄉不可見，長望始此迴。」

〔四〕〔魏本引孫汝聽曰〕禮記：「大夫妻曰孺人。」又書：「戛擊鳴球。」〔補釋〕陸德明經典釋文：「戛，馬云：櫟也。」〔方世舉注〕江淹四時賦：「軫琴情動，憂瑟涕落。」

〔五〕祝本、廖本、王本作「清」。魏本作「青」，誤。〔魏本引韓醇曰〕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杜詩：「傳盃不放盃。」〔何焯曰〕寫出閒景興。

〔六〕〔方成珪箋正〕憲宗元和四年，成德王承宗反，五年春尙未平，詩意指此。

〔七〕〔魏本引樊汝霖曰〕公年踰強仕，投閒分司，故有此言。〔補釋〕王勃平臺祕略論：「用公直而掌

朝論

〔八〕〔王元啓曰〕此句兼承上二句言之。

〔九〕〔魏本引孫汝聽曰〕書：「臯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集說】

程學恂曰：前半妙，寫得極樂，正坐實閒字。

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一〕。宮門一鎖不復啓〔二〕，雖有九陌無塵埃〔三〕。策馬上橋朝日出〔四〕，樓闕赤白正崔嵬。孤吟屢闕莫與和〔五〕，寸恨至短誰能裁〔六〕？

〔一〕〔汪琬曰〕起飄忽。

〔二〕〔魏本引韓醇曰〕唐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故有「宮門一鎖」之句，若有感云。〔顧嗣立注〕杜

子美詩：「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方世舉注〕新唐書地理志：東都，隋置。貞觀

六年，號洛陽宮。皇城象南宮垣，名曰太微城。宮城在皇城北，曰紫微城，武后號太初宮。上陽

宮在禁苑之東，上元中置，高宗之季，常居以聽政。自天寶以後，不幸東都。白香山、杜牧之、李

義山皆有詩言其冷落。

〔三〕〔魏本引孫汝聽曰〕九陌，九達也。宮門不啓，故九陌無往來之塵埃也。〔方世舉注〕按三輔黃

圖，長安八街九陌，想東都亦仿其制也。

〔四〕〔魏本引孫汝聽曰〕洛陽有天津橋。

〔五〕〔補釋〕呂氏春秋：「投足以歌八闕。」高誘注：「闕，終。」

〔六〕〔朱彝尊曰〕結苦湊泊作對，亦小有致。

【集說】

張鴻曰：故宮禾黍之哀也。

程學恂曰：總是投閒置散之感。

春田可耕時已催，王師北討何當迴〔一〕？放車載草農事濟〔二〕。戰馬苦飢誰念哉〔三〕？
蔡州納節舊將死〔四〕，起居諫議聯翩來〔五〕。朝廷未省有遺策，肯不垂意餅與疊〔六〕。

〔一〕見東都遇春題注。

〔二〕〔舉正〕閣本、蜀、謝校作「車」。〔考異〕「車」，或作「軍」，非是。祝本、魏本作「軍」。廖本、王

本作「車」。〔方世舉注〕新唐書房式傳：「式遷陝虢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

車四十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元微之亦言賊未擒而河南民先困。

詔可，都鄙安之。公詩蓋指此事。

〔三〕〔方世舉注〕念農事之濟，而復念戰卒之飢。〔蔣抱玄注〕詩意似譏憲宗懈于用兵也。

〔四〕〔方世舉注〕舊唐書吳少誠傳：「少誠，幽州人。朝廷授以申光蔡等州節度。貞元十五年，擅出

兵圍許州，下詔削奪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馬進討，王師累挫。少誠尋引兵退歸蔡州，遂下詔洗

雪，復其官爵。元和四年十一月卒。」

〔五〕〔陳景雲曰〕裴度爲河南功曹，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奏辟掌書記，尋自蜀召爲起居舍人。〔魏本

引孫汝聽曰〕孟簡、孔戣皆爲諫議大夫。聯翩，相繼也。

〔六〕〔魏本引孫汝聽曰〕詩：「餅之罄矣，惟疊之恥。」餅小而疊大，公以自喻也。〔王元啓曰〕餅必有

資於疊，餅罄則疊恥之。公意望當路諸公傾疊以濟餅也。孫注泛云公以自喻，語猶未析。

【集說】

程學恂韓詩臆說曰：蔡州之功，裴晉公主之，而佐其謀者，公也。此詩已爲平蔡張本。

前隨杜尹拜表迴〔二〕，笑言溢口何歡哈〔三〕。孔丞別我適臨汝〔三〕，風骨峭峻遺塵埃〔四〕。音容不接祇隔夜〔五〕，凶訃詎可相尋來〔六〕。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七〕！

〔二〕〔朱翌曰〕杜尹，兼也。兼尹河南，退之爲都官員外郎。祠濟瀆題名，退之所書，兼列銜其前。

〔方世舉注〕舊唐書杜兼傳：「兼，京兆人。元和初，拜河南尹。」

〔三〕〔顧嗣立注〕楚辭九章：「又衆兆之所哈。」王逸曰：「哈，笑也。楚人謂相啁笑曰哈。」

〔三〕〔魏懷忠注〕孔丞，謂孔戡也。〔補釋〕新唐書地理志：「汝州臨汝郡，本伊州襄城郡。」

〔四〕〔舉正〕范、謝校同作「峭峻」。字見馮衍顯志賦。〔考異〕「峭峻」，或作「峭峭」。祝本、魏本作

「峭峭」。廖本、王本作「峭峻」。

〔五〕〔蔣抱玄注〕謝靈運詩：「歡愛隔音容。」

〔六〕〔洪興祖韓子年譜〕杜兼爲河南尹，四年十一月暴薨。孔戡爲衛尉丞，分司東都。五年正月，將

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見二人墓誌。〔蔣抱玄注〕相尋，猶言相繼也。〔梁書劉

孝綽傳〕殿下隆情白屋，存問相尋。〔補釋〕左傳杜預注：「尋，重也。」

〔七〕〔朱彝尊曰〕結太俚。

【集說】

程學恂曰：傷人命之不可常，因感時事之不可失。若第作哀孔詩，則不必在感春中。

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一〕。清晨輝輝燭霞日，薄暮耿耿和煙埃〔二〕。朝明夕暗已足歎，況乃滿地成摧頽。迎繁送謝別有意〔三〕，誰肯留念少環迴〔四〕？

〔一〕〔舉正〕蜀本作「頻頻來」。

〔考異〕「須頻」，或作「頻頻」，非是。

〔何焯義門讀書記〕將衰正

盛，名理，亦筆語俱妙。

〔二〕〔何焯曰〕警句。

〔三〕〔程學恂曰〕云「別有意」者，正是所感。五首皆同。恐人認作爲惜花起見，故與點明。

〔四〕〔魏本引韓醇曰〕此篇言辛夷花之盛如此。元微之有問韓員外辛夷花云：「韓員外家好辛夷，開

時乞取兩三枝。折枝爲贈君莫惜，縱君不折風亦吹。」豈此耶？

〔補釋〕元微之於元和四年爲

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五年三月西歸，見微之集元和五年余官不了罰俸西歸三月六日至陝府詩自述。

【集說】

汪堯曰：以辛夷起，以辛夷結，中間歷敘所感，夷猶駘宕。與前四首神理自別。

同竇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一〕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二〕。還隨躡鳧騎〔三〕，來訪馭風襟〔四〕。院閉青霞入〔五〕，松

高老鶴尋〔六〕。猶疑隱形坐〔七〕，敢起竊桃心〔八〕。

〔一〕此首見遺詩。

〔王本引考異〕方云：此詩得於五寶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員外郎，同洛陽令寶

公、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王鳴

盛曰〕容齋四筆云：唐五寶聯珠集載寶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

詩。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云云。今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蹟甚至，猶取

聯珠中寶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篇，顧獨遺此，何也？然則此首非方崧卿所取，何以有〔方云

耶？〔補釋〕四庫全書本舉正、宋刻單行本考異，俱不收此詩。〔洪興祖韓子年譜〕公詩集中

不載是詩。以同尋師爲韻，亦古人分韻之例也。寶牟墓誌云：元和五年，真拜尙書虞部郎中，轉

洛陽令。〔祭文云〕分宰河、洛，愧立並躬。尋劉尊師時，寶爲洛陽令，公爲郎官，其後乃分宰河、

洛也。〔王元啓曰〕注家每以公五年所作詩文，概指爲令河南所作。獨韓醇謂五年冬始改河

南令。讀此，知是年春夏之交令河南者爲韋執中。又考薛戎誌，先公令河南者，尙有薛戎一

人。韓說必有依據，蓋可信也。〔全唐詩小傳〕寶牟，字貽周，舉貞元進士第，歷佐從事，後爲

留守判官檢校尙書都官郎中，出爲澤州刺史，改國子司業卒。有集十卷。今存詩二十一首。韋

執中，京兆人，河南縣令，歷泉州刺史。詩一首。

〔三〕〔補釋〕陶潛桃花源記：「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也，遂與外人間

隔。」〔何焯義門讀書記〕發端得尋字神味。

〔三〕〔補釋〕風俗通義：「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鳥耳。使尙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

〔四〕〔顧嗣立注〕莊子逍遙游篇：「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何焯義門讀書記〕但用「馭風」二字，即已暗藏不遇矣。筆墨之妙至此。〔紀昀曰〕趁韻。

〔五〕〔補釋〕文選恨賦李善注：「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

〔六〕〔何焯義門讀書記〕二句含下隱形，又不寂寞。〔蔣抱玄曰〕清逸。

〔七〕廖本、王本作「隱」。朱本作「影」，非是。〔方世舉注〕神仙傳：「李仲甫能步訣隱形，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

〔八〕〔魏本讀東方朔雜事注引樊汝霖曰〕漢武帝內傳：「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宮。有頃，索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曰：此桃三千年一實。時東方朔從殿東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兒，曾三來偷吾此桃。」〔何焯義門讀書記〕結不遇，變化。桃字又與仙源暗應。

〔紀昀曰〕末二句尤鄙猥。

【集說】

蔣之翹曰：此詩爲退之所作，似確有證。但氣格與正集諸詩絕不相肖。

何焯義門讀書記曰：讀詩止三四佳，不及公遠甚。律甚凡鄙。公此詩直當與沈、宋抗行也。

紀昀曰：通體平平，此蓋酬應之作，棄不存稿者。

王元啓曰：首敍劉師住處，領聯言隨二令尋師，腹聯言不遇，落句乃從不遇生波。

附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尊師不遇得同字

竇 牟

仙客誠難訪，吾人豈易同。獨游應駐景，相顧且吟風。藥碗瓊枝秀，齋軒粉壁空。不題三五字，何以達壺公？

附陪韓退之竇貽周同尋劉尊師不遇得師字

韋執中

早尙逍遙境，常懷汗漫期。星郎同訪道，羽客杳何之？物外求仙侶，人間失我師。不知柯爛者，何處看圍碁？

送鄭十校理并序〔二〕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而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

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授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詞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于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于東大學。今爲郎于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于前後，聽教誨于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于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相公倦台鼎〔三〕，分正新邑洛〔三〕。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四〕。壽觴嘉節過〔五〕，歸騎春衫薄〔六〕。鳥哢正交加〔七〕，楊花共紛泊〔八〕。交親誰不羨〔九〕，去去翔寥廓〔一〇〕。

〔一〕洛字。〔舉正〕閣本、蜀本皆作「鄭十」。〔考異〕注「洛」上或有「得」字。祝本、魏本作「鄭涵」，有「得」字。廖本、王本作「鄭十」，無「得」字。〔顧嗣立注〕舊唐書鄭餘慶傳：「子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仕。自祕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岑仲勉唐人行第錄〕鄭十澣，原名涵，餘慶子，舊一五八、新一六五有傳。昌黎集二一送鄭十校理序，注文誤澣爲瀚。〔方世舉注〕公爲都官，元和四年

六月。詩中言爲春景，蓋五年作。

〔三〕相公，見卷一此日足可惜注。〔蔣抱玄注〕後漢書陳球傳：「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補釋〕台鼎，古人往往用以稱三公或宰相，言其官位重要。

〔三〕〔舉正〕閣作「正」。〔考異〕「正」，或作「政」。祝本、魏本作「政」。廖本、王本作「正」。〔洪

興祖韓子年譜〕唐書宰相表：「永貞元年八月，尙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元和元年十一月，罷爲河南尹。」本傳云：「憲宗立，拜平章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尙書。」舊

史云：「元年五月，爲太子賓客。九月，爲國子祭酒。十一月，爲河南尹。」河南志云：「二年三月，加兼知東都國子監事。」舊史又云：「二年六月，爲東都留守。十月，爲吏部尙書。」表不載其爲賓客、祭酒，傳不載其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皆闕文也。〔魏本引孫汝聽曰〕書：「分正東郊成周。」

〔方世舉注〕書多士：「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四〕〔補釋〕文選魏都賦李善注：「風俗通曰：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方世舉注〕三輔黃圖：「天祿閣，藏典籍之所。」

〔五〕〔蔣抱玄注〕潘岳閒居賦：「壽觴舉，慈顏和。」

〔六〕〔祝本魏本注〕「衫」，一作「袍」。〔舉正〕杭作「春和」。蜀作「春衫」。此記時之語也。鄭以春半來歸春暮還，作「衫」非。〔補釋〕「春和薄」，不成語。作「衫」爲是。

〔七〕〔補釋〕左思蜀都賦：「擘吭清渠。」廣韻：「擘，鄆云：鳥吟。」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八〕〔蔣抱玄注〕蜀都賦：「羽族紛泊。」

〔九〕〔舉正〕蜀作「親交」。〔考異〕或作「交親」。祝本、魏本作「交親」。廖本、王本作「親交」。祝

本注曰：一作「親友」。〔何焯義門讀書記〕作「交親」為是，指分司吏與留守從事也。

〔一〇〕去去，見卷一送僧澄觀注。〔方世舉注〕漢書司馬相如傳：「猶焦明已翔乎寥廓。」

【集說】

蔣抱玄曰：溫柔敦厚，得詩之教。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一〕

長把種樹書〔二〕，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三〕。風雲入壯懷〔四〕，泉石別幽耳〔五〕。鉅鹿師欲老〔六〕，常山險猶恃〔七〕。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八〕，酒行可以起〔九〕。

〔一〕〔考異〕或注：「得起字。」〔顧嗣立注〕公撰石洪墓志：「洪，字濬川。能力學行，不仕而退處東都

洛上十餘年。河陽節度烏重胤以幣走廬下，為佐河陽軍。元和六年，詔徵拜京兆昭應尉、集賢

校理。明年六月卒。」舊唐書：「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為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

按：公集送石處士序「河陽軍節度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于從事之賢者」云云，意與此詩略

002700

同。其曰「東都人士各爲歌詩六韻」，卽此也。

〔方崧卿年譜增考〕公烏氏廟碑云：「元和五年

四月，中貴人誘盧從史縛之。壬辰，詔用烏公爲河陽節度使。」以許孟容神道碑考之，壬辰，四月二十三日也。蓋辟石洪在六月，故曰「鎮河陽之三月」。河陽，見卷一贈河陽李大夫注。

〔三〕〔顧嗣立注〕史記秦始皇紀：「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三〕〔俞汝昌注〕說苑：「惟賢者爲能報恩。」

〔四〕〔考異〕「雲入」，或作「雷開」。〔補釋〕楊炯王子安集序：「風雲入思。」

〔五〕〔蔣之翹曰〕二語逼真選詩之工者。

〔馬位曰〕二句包括北山移文一篇。

〔程學恂曰〕前六句

褒中不無嘲意。

〔六〕〔補釋〕左傳：「且楚師老矣。」又：「老師費財。」杜預注：「師久爲老。」

〔七〕〔方世舉注〕新唐書地理志：「邢州鉅鹿郡，鎮州常山郡，皆屬河北道。」〔陳景雲曰〕公送石處士

序云：「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恆州，成德軍治所也。時方討成德師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瓘

統行營兵駐邢，軍久無功，故有「鉅鹿師欲老」二句。邢州，唐亦稱鉅鹿郡，屬昭義軍。先是，承瓘

兵深入成德境，爲承宗所挫，故退屯于邢。

〔洪興祖韓子年譜〕四年冬，討王承宗。五年七月

赦之。石生赴河陽時，兵猶在河北。

〔方崧卿年譜增考〕此時未赦承宗，故曰「恒山險猶恃」

也。〔王元啓曰〕常山，反將王承宗所據之地。

〔八〕去去，見卷一送僧澄觀注。

〔九〕〔朱彝尊曰〕末二句則責備。

〔王元啓曰〕結語幾有滅此朝食之意。時尚未奉洗雪承宗之詔，

故其言如此。

〔集說〕

葛立方曰：烏重胤之節度河陽也，求賢者以爲之屬，乃得石洪處士爲參謀。韓退之送之序，又爲詩曰：「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蓋吏非吏，隱非隱，故於洪有譏焉。後有寄盧全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人有門一杜其可開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同科，而獨尊盧全也。

朱彝尊曰：卽以口頭說話作詩，唐人亦少此體。

李黼平曰：六韻耳，而處士之賢，時事之亟，行者送者激昂慷慨之氣，畢露于六韻中，亦奇。

張鴻曰：有諷意，合之送序，公意可知。

新竹〔二〕

筍添南堦竹，日日成清閤〔三〕。縹節已儲霜〔三〕，黃苞猶揜翠〔四〕。出欄抽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春媚。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五〕。縱橫乍依行，爛漫忽無次〔六〕。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七〕。何人可攜翫？清景空瞪視〔八〕。

〔二〕〔魏本引韓醇曰〕此詩同下晚菊詩，意皆在陽山作。此詩落句云「何人可攜翫」，晚菊云「此時無與語」，皆窮山不自聊之意。〔王元啓曰〕公在陽山，從游士頗不乏。惟在徐時，所親無一人在

者。所謂「何人可攜玩」，及下篇「此時無與語」，殆皆在徐獨游時作。

〔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

年譜〕公東都遇春詩有「少年氣真狂」及「爾來曾幾時，白髮忽滿鏡」之句，與晚菊詩前四語意象相類。感春詩云「坐狂朝論無由陪」，即晚菊詩所謂棄置也。其云孤吟莫和，正新竹詩「何人可

攜翫」及晚菊詩「此詩無與語」之意。蓋公在東都歲月較久，故不能無鬱鬱居此之感也。但不定

其何年所作。〔補釋〕公在徐幕年僅三十二，與晚菊詩首四句意象不類，方說爲近，姑從東都

遇春、感春詩繫本年。

〔三〕〔方世舉注〕此用閔宮「有恤之閔」注：「清閔也。」〔何焯義門讀書記〕清閔閣本此。

〔三〕〔舉正〕「儲霜」，袁本作「除霜」。〔方世舉注〕廣雅釋器：「縹，青也。」

〔四〕〔魏本引孫汝聽曰〕苞，籜也。〔方世舉注〕左思吳都賦：「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

霜停雪。」〔何焯義門讀書記〕筍添。

〔五〕〔考異〕「疑爭」，或作「全遮」。

〔六〕爛漫，見卷二山石、卷四南山詩注。〔方世舉注〕左傳：「及鄆，亂次以濟，遂無次。」〔黃鉞注〕

四語寫盡新竹。

〔七〕〔考異〕「露」，或作「霧」。〔方世舉注〕王維詩：「綠竹含新粉。」今沾露珠於上，如涵淚也。淚字

於竹尤切。

〔六〕〔顧嗣立注〕曹子建公讌詩：「明月澄清景。」魯靈光殿賦：「齊首目以瞪盼。」埤蒼：「瞪，直視也。」

【集說】

朱彝尊曰：是側排律。

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小詩自佳。

晚菊

少年飲酒時，踴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恒咨嗟〔一〕。佇立摘滿手〔二〕，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三〕，棄置奈悲何〔四〕！

〔一〕〔補釋〕公在江陵時所作李花贈張十一署云：「念昔少年著游燕，對花豈省曾辭盃；自從流落憂

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與此意同。

〔二〕〔方世舉注〕詩燕燕箋：「佇立，久立也。」

〔三〕〔方世舉注〕司馬遷報任安書：「獨愴鬱而誰與語？」

〔四〕〔舉正〕杭、蜀本作「悲奈何」。〔考異〕「奈悲」，方作「悲奈」。

置勿重陳。」

〔顧嗣立注〕劉越石扶風歌：「棄

【集說】

朱彝尊曰：興趣近淵明，但氣脈太今。

送湖南李正字歸〔一〕

長沙入楚深〔二〕，洞庭值秋晚〔三〕。人隨鴻雁少〔四〕，江共蒹葭遠〔五〕。歷歷余所經〔六〕，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七〕，旅宿夢婉婉〔八〕。風土稍殊昔，魚蝦日異飯〔九〕。親交俱在此〔一〇〕，誰與同息偃〔一一〕？

〔一〕〔舉正〕閣、蜀本作「送湖南李正字歸」。〔考異〕或作「送李正字歸湖南」，或作「李判官」。祝

本、魏本作「送李正字歸湖南」。廖本、王本作「送湖南李正字歸」。〔洪興祖韓子年譜〕元和五

年送李判官正字礎歸湖南序。礎，貞元十九年進士，仁鈞之子也。序云：「貞元中，愈從太傅隴

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父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

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府長史，亦留

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巢獨存，其

外則李氏父子。離十三年，幸而集處。」按：汴州亂在貞元十五年。其後五年，當貞元癸未，公貶

陽山也。侍御之遷日南，在董晉死後。自貞元己卯至今十二年，而云十三年，豈退之與礎別在

戊寅歲乎？

〔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是年秋暮作，以篇中「洞庭值秋晚」句見之。〔補釋〕

舊唐書地理志：「湖南觀察使，治潭州。」新唐書百官志：「校書郎十人，正字四人，掌讎校典籍，刊正文章。」

〔二〕長沙，見卷三潭州泊船呈諸公注。

〔三〕洞庭，見卷二送惠師注。

〔四〕〔方世舉注〕埤雅：「今衡山之旁有峯曰回雁，蓋南地極燠，故雁望衡山而止。」

〔五〕〔魏本引韓醇曰〕杜詩：「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蔣之翘曰〕澹然之景，悠然之懷，非一時湊泊所能得。

〔六〕〔魏本引樊汝霖曰〕公貞元十九年出爲陽山令，已而徙掾江陵，入爲國子博士，湖南之地，蓋嘗經行矣。

〔七〕〔李詳證選〕謝靈運過始寧墅詩：「束髮懷耿介。」〔徐震曰〕若援用最古者，當引屈子離騷「彼堯舜之耿介」，若以句法論，當引謝句。

〔八〕〔方世舉注〕記內則：「婉婉聽從。」注：「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謂容貌也。」廣韻：「婉婉，媚也。」按：禮記婉婉本言女子，而此詩及贈元十八詩往往用之，亦猶婉變本訓少好也，陸機詩云「婉變居人思」，「婉變岷山雲」，亦然。〔王懋竑曰〕婉，音晚，又音免。此阮韻，音晚。今本阮韻缺。

〔九〕〔朱彝尊曰〕前十句預道途中情景。

〔三〕〔方世舉注〕序云：「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巢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往時侍御有無皆盡於親友，今又不忍其二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是其親交俱在河南也。

〔二〕〔朱彝尊曰〕末二句別意。

〔集說〕

顧嗣立曰：音調輕圓，絕類謝玄暉，似卽暗擬新亭渚一首。

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字字妙。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曰：昌黎五言，難得此清遠之格。

唐宋詩醇曰：風神繚邈，絕似韋、柳，是昌黎集中變調，唯南溪三首近之。

黃鉞曰：此篇亦具選體。

程學恂曰：韓集中如此等小詩，都有深味，不可忽。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二〕

元和庚寅斗插子〔三〕，月十四日三更中〔四〕。森森萬木夜僵立〔五〕，寒氣爨眉頑無風〔六〕。

月形如白盤〔六〕，完完上天東〔七〕。忽然有物來噉之〔八〕，不知是何蟲〔九〕？如何至神物〔一〇〕，
 遭此狼狽凶〔一一〕？星如撥沙出〔一二〕，攢集爭強雄〔一三〕。油燈不照席〔一四〕，是夕吐燄如長虹〔一五〕。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一六〕。念此日月者，爲天之眼睛〔一七〕。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
 行〔一八〕？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蟇精〔一九〕。徑圓千里納女腹〔二〇〕，何處養女百醜形？杷沙脚手
 鈍〔二一〕，誰使女解緣青冥〔二二〕？黃帝有四日〔二三〕，帝舜重其明〔二四〕。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
 偏盲〔二五〕？堯呼大水浸十日〔二六〕，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二七〕。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
 饑名〔二八〕。赤龍黑鳥燒口熱〔二九〕，翎鬣倒側相搪撐〔三〇〕。婪酣大肚遭一飽〔三一〕，飢腸徹死無由
 鳴〔三二〕。後時食月罪當死〔三三〕，天羅磕巾何處逃女刑〔三四〕？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
 仝〔三五〕，再拜敢告上天公〔三六〕。臣有一寸刃，可剗凶蟊腸。無梯可上天〔三七〕，天階无由有臣
 蹤〔三八〕。寄牋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三九〕。丁寧附耳莫漏洩〔四〇〕，薄命正值飛廉慵〔四一〕。東
 方青色龍〔四二〕，牙角何呀呀〔四三〕？從官百餘座〔四四〕，嚼啜煩官家〔四五〕。月蝕女不知，安用爲龍
 窟天河〔四六〕？赤鳥司南方〔四七〕，尾秃翅觶沙〔四八〕。月蝕於女頭，女口開呀呀〔四九〕。蝦蟇掠女
 兩吻過〔五〇〕，忍學省事不以女觜啄蝦蟇〔五一〕？於菟蹲於西〔五二〕，旌旄衛玠望〔五三〕。旣從白帝
 祠〔五四〕，又食於蜡禮有加〔五五〕。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女口插齒牙〔五六〕？烏龜怯姦怕寒，縮頸
 以殼自遮〔五七〕。終令夸蛾抉女出〔五八〕，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五九〕。此外內外官〔六〇〕，瑣細

不足科〔三〕。臣請悉掃除，慎勿許語令啾譁。併光全耀歸我月〔三〕，盲眼鏡淨無纖瑕〔三〕。弊蛙拘送主府官〔三〕，帝箸下腹嘗其蟠〔三〕。依前使免操杵臼〔三〕，玉階桂樹閒婆娑〔三〕。恒娥還宮室〔三〕，太陽有室家〔三〕。天雖高，耳屬地〔三〕。感臣赤心〔三〕，使臣知意〔三〕。雖無明言〔三〕，潛喻厥旨〔三〕。有氣有形〔三〕，皆吾赤子。雖忿大傷〔三〕，忍殺孩稚？還女月明，安行于次〔三〕。盡釋衆罪，以蛙磔死〔三〕。

〔二〕〔舉正〕李本刪「詩」字，然二本並存之。洪慶善曰：或謂館中本作「刪玉川子作」，汪內翰彥章本作「刪」。元和五年，歲在庚寅。〔方世舉注〕新唐書盧仝傳：「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魏本引孫汝聽曰〕仝作月蝕詩示公，公稱其工。然以其恢詭，故頗加躐括，而作此篇。史謂仝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按：仝詩作於元和五年，而宦官陳洪志之亂，乃在於十五年，安得預知而刺之？蓋唐史誤也。〔洪邁容齋續筆〕盧仝月蝕詩，唐史以爲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爲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尙十載。仝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卽李忠臣，嘗爲將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鄙之。東坡以爲當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日，秦曰：「父母有急難，欲擇日乎？卽倍道以進。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翼者，著藝苑雌黃，謂「坡之言非

也。秦守節不終，受泚僞官，爲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爲非爲謬哉？予按是時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爲而追刺之？使全欲譏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全以媵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宮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說，而不能省憶其詳。〔方崧卿年譜增考〕江子我云：「元和五年時，杜佑、裴埴、李藩、權德輿爲平章事，其他在朝，類多賢俊。獨假宦官權太盛，又往往出於閩嶺。玉川詩云：『才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蓋專譏刺宦官也。」按玉川此詩，固不爲無意。史臣只合以譏刺宦官者言之，必預指之爲元和逆黨，所以不免後世之譏。〔舉正〕盧詩新史以爲譏元和逆黨，然稽之歲月，不合。蓋元和初宦官已橫恣，故盧詩謂「才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而此云「忍殺孩稚」，似皆有謂也。〔何焯義門讀書記〕方說未爲不然。是年吐突承璀討成德軍，無功而還，憲宗不加誅竄，此詩蓋嫉宦官之蔽明耳。〔方世舉注〕崧卿之駁新書，誤認元和逆黨四字爲庚子陳弘志弒逆之黨。而不考庚寅王承宗叛逆之黨，故未知新書之是，是并朱文公亦未及詳考也。韓詩刪盧原本甚多，以致其旨隱約。按盧詩：「恒州陣斬酈定進。」酈定進者，討王承宗之神策將。承宗拒命，帝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帥討之。承璀無威略，師不振。神策將酈定進及戰北馳而償，趙人害之。是則承宗抗師殺將，逆莫大矣。史書酈定進死在元和五年，韓詩「元和庚寅」，盧詩「新天子卽位五年」，時事正合。是詩自爲承宗叛逆而發。新書以爲譏元和逆黨，特渾其詞耳，未爲失也。盧詩又云：「歲星主福德，

官爵奉董秦。舊說董秦卽李忠臣。洪容齋以爲是時秦死二十七年，何爲而追刺之，當是用董賢、秦宮嬖倖擅位，以喻吐突承瓘。以愚觀之，舊說是而洪說非。董秦者，史思明將，歸正封王，賜名李忠臣，後復附朱泚爲逆。時承宗上書謝罪，上遂下詔浣雪，盡以故地界之，罷諸道兵。是則今日之承宗，與昔日之董秦，朝廷處分，正自相同。董秦可以復叛，安知承宗不然？反側之臣，明有前鑒，故以董秦比之。左右參考，是詩確爲承宗作。借端於月蝕者，日君象，月臣象。鄺定進以天子近臣而爲叛逆所殺，猶月被蝕也。又天官家言，日爲德，月爲刑。月被蝕，是刑政不修也。至東西南北龍虎鳥龜諸天星，無不仿大東之詩刺及者，指征討諸鎮也。當時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軍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李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此明證也。盧詩凡一千六百餘字，昌黎芟汰其半，而于鄺定進、董秦諸語明涉事跡者，又皆削去，詩語較爲渾然。而考核事實，盧詩爲據。〔沈欽韓注〕詩爲吐突承瓘而作也。以寺貂之漏師，兆豎牛之亂室，履霜戒於堅冰，有識者爲之危心矣。曰：何以示意於月蝕也？蓋月者陰德，又主兵事。今使宦者爲統帥，舉朝爭之，曾不少動，非所謂月蝕修刑矣。〔王元啓曰〕考容齋續筆以盧詩董秦爲董賢、秦宮，指嬖倖擅位，以喻吐突承瓘，對下「黔婁覆尸無衣巾」讀之，其解良是。舊說指李忠臣，非也。〔程學恂曰〕看「此猶不自保」句，似此詩指天子近臣爲叛逆所殺，亦近有理。前云「日月爲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後云「還汝月明，安行于次」等語，知所謂指憲宗遇害者非也。玉川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本旨，畢竟不知所在。諸說皆有難安。若認定作酈定進、王承宗，亦不似。〔補釋〕諸說皆有

所見。此詩爲恒州兵事而發，蓋無疑義。譏刺之處，談言微中，當渾括其大體，若枝節求之，轉有難安。取象於月蝕者，觀象玩占曰：「月蝕而赤，有反臣。月初生蝕，將敗於野。月春蝕東方，

夏蝕南方，秋蝕西方，冬蝕北方，皆爲其方兵起。」則方、沈說爲得之。

〔三〕〔方世舉注〕淮南時則訓：「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注：「招搖，北斗第七星。」

〔三〕〔舉正〕杭、蜀同。李、謝校作「十四日」。〔考異〕「四」，或作「五」。〔魏本引孫汝聽曰〕元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也。

〔四〕〔考異〕「森森」，方作「臨臨」，殊無義理。按：盧詩乃作「森森」。自「森」轉而爲「林」，自「林」轉而爲「臨」也。〔祝本、魏本作「臨臨」，廖本、王本作「森森」。〕〔方世舉注〕漢書五行志：「哀帝建

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三月樹卒自立故處。」

〔五〕〔祝本作「夔眉」。〕〔魏本作「夔夔」。〕〔舉正、考異、廖本、王本作「夔夔」。〕〔舉正〕盧詩曰「夔夔」，公

易「夔夔」爲「夔夔」。公詩多不用盧詩全語。〔閣本、蜀本作「夔夔」，呂校同。〕夔夔，用力貌。夔夔，壯大貌。詩傳：「不醉而怒謂之夔。」其義尤長。〔考異〕「夔夔」，諸本作「夔夔」，或作「夔夔」。

今按：諸本不同，未知孰是，姑兩存之。〔王元啓讀韓記疑〕方喜倒字，故誤從或本。至以「夔」爲「夔」，則恐二字本自相通。又以用力、壯大爲分，亦恐未然。如西京賦「巨靈夔夔」，杜

詩「韓蔡同夔夔」，亦皆兼壯大之意也。〔補釋〕段玉裁曰：「西京賦、吳都賦皆用夔眉字，作力

之貌也。𦣻，俗譌鼻；眉，俗譌眉，又譌鳳。學者罕知其本矣。」今考文選兩賦，皆作「鼻眉」，不作「鼻眉」。詩大雅蕩：「內鼻于中國。」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鼻鳳，以流河曲。』鼻者，怒而目作氣之貌。」依說文當作「鼻」，云「壯大也，从三大三目」。鼻从一大，省耳。眉，說文云：「臥息也。」段云：「眉之本義爲臥息，鼻部所謂軒也。用力者必鼓其息，故引伸之，爲作力之貌。」茲定從祝本，依段說正字。

〔六〕〔魏本引韓醇曰〕李白詩：「少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

〔七〕〔舉止〕杭本作「完完」。荆公本、范本所校並同。公他詩亦有訛「完」爲「兒」者。〔考異〕諸本作「貌貌」，或作「兒兒」。洪本亦云：古書「完」多誤作「兒」，此又轉寫爲「貌」耳。祝本、魏本作「貌貌」。廖本、王本作「完完」。〔補釋〕詩燕燕序：「生子名完。」釋文：「完，本作兒。」穀梁傳：「殺其君完。」釋文：「完，本作兒。」〔何焯義門讀書記〕黃庭經、孔子廟堂碑「完」皆作「兒」。此下體貌蝕字，似應稍存盧語一二聯。

〔八〕噉，見東都遇春注。

〔九〕〔何焯曰〕虛一筆。

〔一〇〕〔蔣抱玄注〕易：「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一一〕〔補釋〕西征賦李善注：「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詩幽風：「狼跋其胡，載蹇其尾。」毛傳：「跋，躓。蹇，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躓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說文：